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異】大章一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一章滕三章
齊一章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
四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
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三章交鄰之道十六章言
孟子出處

【辨】揆一二章即好樂園引齊王與民同樂三章言
交鄰之道亦不外於安民四章因齊王有雪宮之樂
而見憂樂俱當同民毀明堂章因齊王言貨色之好
而見王政亦不外於同民也同民是王政骨子即前
篇保民而王太旨如第六章之治四境為此民也七
章之進賢以為故國其可其否必以好惡公之民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一

近譬堂藏板

八章言湯武之放伐以其殘賊此民也九章言任賢
以愛國家豈有外於保愛此民者哉十章十一因
齊王取燕而教之順民心拯民水火何一章不是倦
倦於民然則孟子之告齊宣者可見矣十二章教鄒
穆公行仁以恤民也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非泛言
交鄰之道欲滕文為善以保其國而其大旨則亦宗
義愛民而已十六章因道不行於魯而歸之於天蓋
亦以上諸篇所以倦倦於齊梁滕之君以倦倦於民
者至矣而道卒不行豈非皆天命之所為乎故以孟子
之出處終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圖】蔡虛齋曰莊暴見孟子見如字特地來見也暴見
於王他日見於王曰見音現有因得見也○好樂何



如暴問王好樂何如也疑有病於治也○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林次崖曰未有以對不得所以對也好樂何如問有害於治否也

異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雖疑其恐妨於治然在暴畢竟未認得真若認真妨治則諫而止之矣若謂暴儒不能諫則不當述之以請教孟子故只作疑詞為是許東陽謂齊王語暴是論及所好之俗樂莊暴知

俗樂之不足好故欲諫而不得其辭此俱看煞了齊王固所好者是俗樂但在莊暴前不過言好音樂以

為樂耳一自孟子述之以問王王自慚所好之不正乃以世俗之樂告孟子以孟子動必稱先王則樂必

言古樂故耳許說甚滯○惟不知好樂甚齊如何便以對非不知措詞而請教孟子○好樂甚齊如何便

庶幾可見甚字有許多措置在下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眾只言好樂甚之情未言甚字中之施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二

近警堂藏板

措置也何故而覺類何故而吹歎其所以與民同樂之寔政俱含此一甚字中而始終不明指破以王且先知得好樂甚之情決然行之與之講說乃有益耳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開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按齊宣謂非能好先王之樂是亦知樂之理通於治而先王之樂皆有功德之所在故以非能自諉能

字頗有味○先王之樂是宣治世俗之樂是悅耳以音樂之理言之自是大相懸遠孟子今樂猶古樂只

就導情上言不得以孟子語抹却齊宣語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異蔡虛齋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所謂甚也

按單就樂上講甚則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

衆以推廣之於衆而其情始暢此即所謂甚也然推

到王一鼓樂民即欣欣而且以庶幾無疾病為慰此

豈日聚一國百姓而與之共作樂以為樂者哉而何

以致此則知甚字又非徒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謂

也一甚字直包得行仁推恩許多事虛齋說亦混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同蔡虛齋曰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

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王觀濤曰此

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衆衆字亦不

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彥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

他全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

異林次崖曰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

之人必為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使人君鼓樂

為樂忽聞百姓愁嘆之聲君心必為之戚然不樂矣

其樂能甚乎故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泣然後滿堂

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愁嘆之聲然後人君之樂甚

辨按兩不若固見與人甚於獨與衆甚於少然孟子

却是引動齊王教他只管推廣去則在一家必使一

家得所以同其樂在一國必使一國得所以同其樂

在天下必使天下得所以同其樂矣方是好樂甚之

盡處若謂人君鼓樂為樂忽聞百姓愁嘆之聲君心亦為之不樂以此為不甚則人君晏處深宮那得便有愁嘆之聲與他聞將亦謂之甚而可乎○齊宣既明於獨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則平日之作樂為

樂必多諧臣媚子之屬將謂之好樂已甚乎故知爾不若只要引動齊王明於好甚之情耳認真那惹甚字意從來衍悞

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四

近譬堂藏板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趙氏德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柝羽為旌王者遊車所建也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柝羽釋云全羽柝羽直有羽而無帛○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蔡虛齋曰疾首蹙頰者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之清狀也然疾首蹙頰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元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辨按先有不與民同樂而後聞鐘鼓管籥而疾首蹙頰類聞車馬見羽旄而疾首蹙頰也先有與民同樂而後聞鐘鼓管籥而欣欣喜色聞車馬見羽旄而欣欣喜色也兩節都是倒裝文法故序次都在空際只說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而所以使之欣則未之言只說吾王庶幾無疾病何以能鼓樂田獵而所以喜其無疾病亦未之言集註於上節云獨樂其身而不郵其民於下節云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為同樂亦有音者以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愚意恐亦大概說凡大者為聲細者為音故鐘鼓言聲管籥言音也至車馬之音對羽旄之美說則泛言車馬聲音孟子偶舉來說何得細辨其馬動鸞鳴鸞鳴和應之意大抵只言其馳驟之音耳鐘鼓管籥亦是偶舉以該入音羽旄亦是偶舉以該旌旗之類故註不直以羽旄為旌而曰旌屬也必以析羽為旌釋之亦太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五

近譬堂
藏板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語類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循古之樂至於言

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

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
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林次崖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詞。言吾王邇來
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鼓樂也。曰：庶幾曰何
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
無病不見欣幸之意。○言鼓樂而兼田獵者。田獵亦
君之樂事。齊王必嘗事此。故帶言之也。○呂晚村曰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
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有實政在。
○蔡虛齋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夫
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着不然二字。貼說
也。按如存疑說。則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是一氣。下何以字。活如云。何其能鼓樂為樂也。
如蒙引說。中間多着不然二字。貼說。則何以字實
在微。○在微之詞矣。必如存疑。欣喜之象。乃出此其辨。只
在微。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六

近譬堂
藏板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
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
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

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蕤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為始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啟君者。趙氏德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成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七

近譬堂 藏板

咸池言德無不施也。莢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漢言救民也。○新安陳氏曰。不邇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慙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慙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克同樂之公。過人欲而擴天理也。玉道在過人欲。擴天理而已。○呂晚村曰。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辨**按註云。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是解則王矣。三字蓋不到天下之民歸之。亦不筭與民同樂之極。亦不可謂之王也。又總收一句云。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可見前庶幾。卽包玉說。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語類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圃方七十里先生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圃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圃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圃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圃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圃反如是之大

同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八

近譬堂藏板

蔡虛齋曰蕃育鳥獸之所如籠中之雞豈中之豕此只可謂之畜不可謂之蕃畜蕃育者度閭曠荒野草本自生禽獸自居之地使得以生聚長養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爲逸豫之資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乎取焉○輔氏曰亦言據古書有此說也然未必其然否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儘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

異南軒張氏曰意齊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圃耳以芻雉往知其然也

辨按孟子既謂於傳有之則必非傳無此言而孟子誣之也但不據實事而考信其有但就古書而姑應其有則是存不有未可知之詞也不但有於三分有二之後朱子本作疑詞卽張南軒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王之圃亦覺拘執豈有非是孟子想當然耳豈得執此強解首飾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張彥陵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說夫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存之條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蒙引至此殊誤。

孟子文理全要通曉大意一拘執則成語病。如民猶以為小若認真當日之民以為小則七十里之固孟子尚不能知其詳而但以為於傳有之豈芻蕘雉兔之往孟子獨知其詳而謂民心皆以為小乎愚見民字當一頓蓋云若就當日之民情而論則猶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九

近譬堂藏板

為小也是孟子推度其如此意謂文王無囿則必有則必與民同既與民同則芻蕘雉兔必聽其往而無所斬既聽其往而無所斬則猶以為小其必然也故順看則室其辭倒看則得其理

頑拔若是其大乎時解謂是驚異之辭亦是自解之辭蓋齊王因當時之民病其囿之大故援文囿以自解而作此驚異之辭愚謂非要自解而後作此驚異也齊王本因民以得十之囿為大則文王之囿其大更過於齊囿安得無味矣

驚異作自解反無味矣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

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同大全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新安陳氏曰前篇陷民與此為附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林次崖曰蒙引曰愚民見麋鹿而逐之豈知其國之有禁且如此之嚴愚竊謂未然夫國之有禁昭示臣民民豈不知特謂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倏於不知耳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十

近譬堂 藏板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記

語類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

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剛也。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

精義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者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寬弘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詩綿入章。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聚矣。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愾。怒亦不隕墜己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耳。然大王始至此岐山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同云。越王與兵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令誘以獻。吳太宰嚭詬受。乃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詬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之。罷兵歸。○雲峯胡氏曰。本文大事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

在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夫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趙氏德曰國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王孫雒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蔡虛齋曰宣王之時諸侯失睦今日東國來侵明日西國來伐以兵則或不敵以盟則或不信以禮則又或適以示弱而已宣王所以有交鄰之問也况交鄰講好亦先王之令也○如梁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側但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兼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為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齊宣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

大智全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也與辨揆鄰國原有大有小齊宣既問交鄰則大也要與他交小也要與他交小可見本文惟仁者惟智者也要與是以大事小非仁者則不能以仁事小非智者則不能以小事大耳若限定仁者總能事小萬一自處於大却奈何小事大耳若限定仁者總能事小萬一自處於大却奈何雖看下列樂天畏天不無安他之分則仁者智者亦或有等級然智者即或不識時勢不明義理則或不能處大而時有可為不能字小亦未可知今既不識時勢而又明義理則亦斷無倚強凌弱之理雖謂

之能以大事小亦可此中又要看是小智是大智是
仁智兼全之智者是智而未仁之智者只看下引太
王何踐豈是一樣底人
頑按蒙引謂齊宣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
求寧之意雖是有此意思但看下一好勇之云則恐有
結連與國與陰謀取勝之事故一聞孟子事大恤小
之言便以為不能行不然齊王以交鄰正問孟子以
事大恤小正答何為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也雖從
來未如此說偶以所見附之○潛室陳氏謂仁者忘
其孰大而孰小是矣謂智者自知小不能敵大此句
未是如其說則小能敵大亦
將不事大矣此猶功利之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
一國之規模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
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
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
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慙懃而
厚郵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于人然後不得已而
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
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
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
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
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
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
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譜類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夫玉交玉交互並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的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

附大全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丙

近譬堂藏板

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新安陳氏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畧易此字也○雲峯胡氏曰字之之心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心而其氣象愈克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取縱逸即其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蔡虛齋曰以大事小者無所為而然惟知循理之為樂不知勢力之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也若以力言之以戰可勝而不求勝以攻可取而不欲取凡於強弱大小等處都忘却不計較了故曰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不免於有所畏而然能如是則亦可以於絕人之慍悶而無隙之可乘矣故曰畏天者保其國蓋孟子但論道理都帶個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登登是此意○林次崖曰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制節謹度二句知之○張彥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智

仁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王觀濤曰：樂天畏天，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除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辨按：理勢亦可分言。若單言理，則勢在其中。今既曰：天者理而已矣，則勢之不得不然，即理之不得不然。初無兩箇故上節註曰：明義識時勢者，見徒識時勢而不明義理，則時勢苟順，猶或有所妄為。徒明義理而不識時勢，則認真強而自受其害，故必用兼言也。我為理直，則亦將妄逞而不敢違理者，直看得兼言也。此節註但曰：理之當然，不敢違理者，直看得兼言也。只一個不敢違理時與勢皆不能外矣。卽是力不勝德底道理，故又可專言也。○包含偏覆無不周徧，要看無二字。天下安吾不得而擾天下，望仁人，不因為利此所以有保天下之氣象也。若但以姑息為容，保反非自然合理，不可以為樂天者矣。如何是保天下？非另一義也。○直從天字溯源，便見天下之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五

近譬堂 藏板

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者交鄰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隔，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字有些子間隔，已非樂天者矣。故知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只是與天齊筆耳。○保天下只在樂天者裏，保其國只在畏天者裏，是箇樂天者。自有保一國之規模，非保天下之後，保天既畏天者，自有保一國之規模，非既畏天而後，保天既畏天者，自有保一國之規模，非既說。覆無不周徧，不脫樂天說。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不脫

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或問：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

朱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

○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

○天說故曰畏天之威所謂天者理而已以上天只是

一箇理

○天只是理而已却有何威之可畏惟就上天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交鄰有道為問孟子既告以仁智之事大卹小則其

疾為疑孟子又告以大勇安民初無妨於仁智蓋事

事昆夷之文玉而伐密救阮仍是恤小之意則大肯

亦可見矣蒙引等書謂後半章書因好勇之疑而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去

近譬堂藏板

大勇告之與上半章各開者是徒見一怒與交鄰相

反而不知道理實是相成不一

出乎齊宜之見也不可從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大。全。趙。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

謂之。大。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

一箇人只是所敵之少耳便有所見之小所及之小

之意所見之小是不智也所及之小是不仁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予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大勇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詭蓋自赫怒舉兵以對於天下而生出此意。

圖擬文王之怒不過遇密人之侵阮者耳而詩便以為對於天下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畏阮懷則天下之小者無不懷也。未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于天下句生出。○時解謂以文王之勇形出好勇之不足為疾。愚意小勇便足為疾大勇便不足為疾。上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已將此意揭過此只引文武之大勇以見其能安天下之民欲王之法之也不必又纏有疾句意至謂此文王之勇也句只點透勇字下安天下之民方見其大則可通耳。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支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

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或問 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册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而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

同 大全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趙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直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六

近譬堂藏板

以天下之重自任也○蔡虛齋曰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此語皆是但下又云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却未安蓋孟子之越厥志亦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耳且書言予易敢越厥志是武王自謂我非敢越厥志而饒氏非望也一聽天命以除暴安民耳○味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之亂其氣象嚴毅公大槩稟存不可犯而天下倚以正命之意信乎一怒而安天下也○言天下設有一人作亂而暴民者武王恥之必除之以安民也

辨 按作之君便是以天位寵之作之師便是以天德寵之輔氏說最善○時解以首五句即賄武王說謂以我為之君為之師倒貫我字在上息細玩不必首五句先大槩言天降此下民而獨於下民之中作一人以為之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以安民故寵之四方也今天既寵異乎我而立之為君師矣則有罪無

罪豈不惟我在乎。有罪無罪。句。方是。武王自任。既惟我在。則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又是我足一句。○從來以一人橫行於天下。句。不單指紂。泛就上下。詭蓋定紂說。則天下。卽有越志之人。何遠能橫行於天下。且如此。則於武王。恥之句。亦未諗得實。得便斷之。曰。此武王之勇也。孟子正是因書辭。只大概以天下自任。而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實。故以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找足書辭。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紂以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勇也。而爲有罪之夫者。所以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勇也。所以爲有罪之怒。正指誅紂。所以能安天下之民。看上節詩辭說文王之事。已實。孟子只以此文王之勇斷之。不更釋一句可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九

近譬堂藏板

嘗不自恃其大。武王在三分有二之後。八百來同之。臨亦不可。但謂之小。只是大勇便都存仁智在內。不分爲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

欲之分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雙峯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手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存之。○呂晚村曰：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併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奮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驕，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于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辛

近譬堂藏板

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

○興蔡虛齋曰：問孟子既教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安在其能事大卿小而交鄰國乎？曰：此又是一意。不此章當作兩截看，蓋自宣王言寡人好勇，則是已不能事大卿小矣。故孟子又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復拘其卿小事大矣。故總註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云云。安天下前段似未有懲小忿意，然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此非忍小忿而何？亦見得齊王所以不能事大卿小者，正坐此病也。故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按孟子雖以一怒安民引齊王，此不過因他以好勇自諉，故孟子舉文武來說耳。其實安天下之民，不定靠一怒上。平時撫綏保愛何事不是安民？故前此所言之字，小事大皆安天下之民也。若一旦時勢有

變大者敵疆。小者困罷。則不怒。反以養亂。故後所言。之邊密。伐紂亦安。天下之民也。故非有大仁大智。不能有大勇。而非有大勇。亦不能全仁智也。前後通只一意。又須知前半截。即包有後半截之理。然無齊王好勇之疾。則亦無後半篇議論矣。故謂一怒安民。爲無妨於交鄰之道。則可。謂正是善於交鄰。則不可。須分常變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之而已也。

同雲峯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存此樂，人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蔡虛齋曰：雪宮王之離宮也。時王館孟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于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及小註所謂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誇者，不相符合耳。○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爲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兮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

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為事。故孟子只用一節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此問。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林次崖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要說得仔細。最易傷着孟子。若說賢者草茅蓬華之居。素無此樂。便傷着孟子。言雪宮寡人時游以為樂也。賢者至于是。亦以此樂乎。蓋自賢其能待賢也。故曰其辭諒。孟子答之意。謂君既以是待賢而不為過。則賢者宜受之。而不為泰。雪宮之樂。賢者固宜有也。雖然。君能以是與民共之。則人皆有此樂。若人不得此樂。則非其君上矣。尚當推以及民。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瞻堂藏板

○按此想是孟子初至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若後來為卿於齊亦無但館雪宮之理。王問賢者亦有孟子以有字正答之人。不得二句。總是孟子推開一步說。時解謂此有字半是謂賢者有。半是謂凡人亦宜有。與輔慶源以與民同樂釋有字者同一謬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同蔡虛齋曰：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

○按因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太說緊了。似有以。下訕上之嫌。故又開一句。見不得而非其上。與為民

上而不同樂皆為非理。道理方平允。下句着一亦字。又見側重之意。○輔氏以下不得而非其上為不知命。若謂氣稟之命便說支了。若謂義理之命。又說深了。總不如集註理字平實。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大企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典故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所愉快，瘁病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五

近譬堂藏板

林次崖曰：民之所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君民各有其樂。如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宮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者，報施之理也。所欲與聚，此君樂民之樂也。見臺池鳥獸而歡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憂民之憂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只是已有樂，推與民共之，便是樂民之樂。不必說以民之樂為樂。依此，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也。太牽強。○呂晚村曰：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責重樂民憂民耳。○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異蔡虛齋曰：其曰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者，蓋樂民之樂，固見得是樂以天下。至于民亦樂

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致之愈見其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之義亦然○林次崖曰樂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上見得民亦樂其樂則其效也詭只歸重上句言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而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言憂樂皆不以已也

辨 揆上只說同樂而此並及同憂者蓋以同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原非兩事也時解或謂只重同樂不重同憂又或謂先憂以天下後方能樂以天下這都看錯了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人君一時並舉原無彼此先後之分○註明云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是樂民之樂上之所施也民亦樂其樂下之所應也如此則樂以天下是谷上下憂樂交通之感應太和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此句猶講重上之憂樂民則帶矣重上憂樂民此意只在上四句中兩亦字上見此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與前樂天者保天下之天下字同故下緊接然而不王二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音

近譬堂藏板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同 蔡虛齋曰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于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附朝舞放于琅邪者皆不果矣

辨 揆景公此問原欲比先王觀且不僅欲以轉附朝舞之遊比先王觀而以何修爲問這箇意思甚好所以晏子歷舉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便能行之若先無這好意思則陳說先王亦無益矣此孟子之告誠宜王非不剴切而卒不能行也○巡狩述職者修也省耕省斂者亦修也陳說先王觀處卽是要景公有所修以比於先王處後始興發補不足正景公之

修而比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大全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蔡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蔡虛齋曰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孟子引以為證則不拘於諸侯耳○上言巡狩述職只說得非無事而空行說思惠及民不得恩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夏諺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可通帶上文○省耕省斂諸侯天子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於天下則但巡狩以攷其田野之治否老幼之得養與否而為之賞罰耳○林次崖曰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咏歌之體也○呂晚村曰春省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美

近譬堂 藏板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卹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按集註于釋巡述之下。則曰皆非無事而空行者。前以此句屬上矣。及釋為諸侯度之下。則又曰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則無非事句。亦未嘗不帶下文說矣。總之。晏子承景公先王觀也。固非無事而空行也。至天子省耕斂於畿內。諸侯省耕斂於國中。此又境內一小遊觀也。亦非無事以病民也。上下數陳先王之觀。有如此而中用無非事者。一句作過腰耳。○而又春秋循行云云。是另起矣。故夏諺以為云云。却用直接則夏諺所謂休助自繁。賄補不足。助不給說。不兼承巡狩。述職矣。陸稼書謂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然小民見淺。只就現前恩惠及已者而歌詠之。若巡狩但大槪考其守土之治否。述職但大槪陳

其職守于天子。小民何得以依助美之。蒙引說自是。○時解似為補不足。然後省耕為助不給。然後省斂。如此則省字之意不全矣。春省耕。秋省斂。自是吃緊事。耕有勤有惰。此人之當省也。有荒有易。此土之當省也。斂亦有勤有惰。人之當省也。有遲有速。時之當省也。至其中之不足於耕。不給於斂。如或因凶。歲而難支。或因疾病而無告。皆須補之。助之。平補助亦不。但發倉廩而已。夏時行貢法。固不限定一次。遊一。禎按一遊一豫。兩一字甚活。固不限定一次。遊一。次。豫也。亦非限定。遊豫總為諸侯度。見只一遊豫耳。而已為諸侯度矣。言外正見無事不可為。諸侯之度是感恩戴澤。欣喜無已處。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矚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構之屬。明明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國 大全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峯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蔡虛齋曰。大註方逆也。按書經方命。圯族。傳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林次崖曰。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毛

近譬堂藏板

行則夫征之擾民寔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寔出之。故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就是民乃作慝。胥讒非交相怨謗也。相與怨謗也。○看此節意思。要與上文相反。方見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抑師行而糧食二者有分意。有合意。惟其師行者。衆則糧食者多。此合意也。師行則有夫征之擾糧食。則有供億之煩。此分意也。皆能使飢弗得食。勞弗得息。○時解有謂明明是怨見於色。胥讒是怨見於言者。玩本文只是明明然而讒謗作一串說。蓋內有慝怨之情。則不覺怒目而見於離也。○此亦不但晏子主言齊事。故以諸侯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須知景公時周天子亦無巡行侯國而煩列邦之供億者。况方命虐民已明。指諸侯之方王命矣。上既言諸侯之方王命。而下文言為諸侯憂。非附庸縣邑而何。○景公有感於省耕斂而補助之言。故有下與發補不足之事。有感於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之言。故僅出舍於郊而止轉。附朝饗之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蔡虛齋曰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句從獸之從亦是逐也○王觀濤曰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天

近譬堂藏板

翻按此四句恐只是解其字義如此非謂人君只有流水之可上下與獸之可從酒之可樂也流連不舍反覆繾綣卽如從流上下而忘反者然且廢時者未有不失事失事者未有不廢時而凡遊觀無厭則亦皆廢時失事矣看下文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兩之字甚活言如此等之樂之行皆先王所無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同蔡虛齋曰言先王之遊非巡狩則省耕省斂也是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不必拘述職也○或曰是為先王之法如此則兼得述職意蓋景公時諸侯猶朝于周天子○呂晚村曰惟君所行也惟字兩邊說是逼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

不得。此句通撥極。非謂但憑君做也。

辨按上文既有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二句。則已將今時之弊。抹去矣。下却又接惟君所行也一句。教他自作主張。正應前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句。見君原欲比先王之觀。看先王却無今時此等事。只在君自擇而行之矣。放活處。正是鞭緊處。時解謂必

要他決意從古。用意雖是于惟字語氣反不合。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日角爲民。四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无

近譬堂藏板

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拊而用之。惜哉。

補義楊曰。角爲民徵爲事。廵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

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

同。大。全。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絛。聲。重。而。尊。故。爲。君。商。

屬。金。金。爲。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絛。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

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最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趙氏德曰宮土音絃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用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也蓋差張氏曰孟子蓋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至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闕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蔡虛齋曰君之悅臣只用上文景公悅悅字是了然景公之悅晏子而悉以其言見於行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耶此可以想見矣是晏子之悅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就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為臣悅其君也○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韶角韶者是也此一句徵也蓋五音旋相為宮○蓋徵韶角韶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只在如此說子舉以實之○呂晚村曰畜君者好君也只在如此說任不更透轉正意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辨按此章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已完下却引晏子之對景公許多話說雖以先王之觀動齊宣然煞甚不重况與發補不足何足以盡憂樂同民之極致即孟子亦豈屑以晏子自居而

以景公導其君也。大意只重晏子能畜君。景公能悅晏子之言而自止其欲。故特引畜君何尤之詩。而申明其好君之意。言外亦正見已之畜君都是好君。而望齊宣之納誨也。人見引述多。忘其為餘意。遂主法先王觀立說。豈知雪宮之與遊觀相類。而實不同。孟子何俟引他遊觀。况遊豫補助是王政極末事。看孟子只就畜君者好君也作結。不更用一語收束。前同樂正音。則知其含蓄無窮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按人皆謂王毀而尚不毀。來問孟子。則王意在已而不毀。可知。但王之欲不毀。但恐僭其制。孟子之勸他勿毀。在於思其義。則意實各別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附大全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介東之北為青陽左介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介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介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介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介北之中為玄

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室太廟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基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室太廟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悉然也

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

聖賢何心視天命之與與未與爾

同呂晚村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

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

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辨抑則勿毀之堂也一句是正解明堂之義下王欲行

王政則以爲政令者則無非王政之施行也若不能

行王政則雖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於其所謂

之出政令之所則可謂之能行王政則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

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哥可也。焚困悴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雙峯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趙氏德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豈非所養之嘗餼有寡多之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言孤獨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與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開。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蔡虛齋曰。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

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恤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呂晚村曰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為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異問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呂晚村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借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為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辨按引文王治岐正以諸侯而行王政與齊宣分上較切晚村謂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况今日典故明備又王政本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皆屬泛論與章意不合○九一是大概說仍商家之助法行之但商辛暴虐或九一之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言

近譬堂藏板

有不行者非必商家本七十畝而文王遂更定為百畝也亦非助法本八家皆私七十畝同養公田而文王遂行徵法通力合作而計畝均分也註但就周家百畝之制言亦據孟子所告滕文之法而釋之耳○澤梁無禁是但不禁民之取非不禁民之盡取也此與數畝不入汙池句原不相背陳氏謂成周經制大備遂設厲禁豈始從寬而後從刻耶○必先斯四者只是加厚以恤之仁政自是與上五件一齊舉行虛齋最細蓋鰥寡孤獨之人有上五件之所能及有上五件之所不能及非必在上五件之外亦非必在上五件之中如或鰥寡而不孤獨或孤獨而不鰥寡猶在授田之列則九一之旝及也或幼未至二十老在六十外則非九一之旝及矣澤梁無禁則四者窮民亦可取之之類要之無論在上五件之內之外必尤

加憐恤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同大全仁山金氏曰積當作子賜反穀堆也○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蔡虛齋曰此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不能其實不見得公劉好貨處

辨按孟子于詩詞之下特着故有字然後字見居有積倉行有裹糧然後可以啟行若不如此則不可以啟行矣王政在裏而非空言也然則齊宣之好貨為取民無制而公劉好貨為取民有制可知孟子之言正與齊宣之言字字是敵頭勿謂因勢利導而忘其天理人欲之相反也故朱子謂好貨好色與民同說來

似易行之
却甚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太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太王也亶父太王名也來朝
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
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
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
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
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
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

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
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
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
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頭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
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
道之也

語釋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
蒞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貨好色乃是告
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
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
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問孟子語好貨好色
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
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
此引蕪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
○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太王對
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表嘗好也二君
處心平和不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
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
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
之好人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
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
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
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慶源輔氏曰法似
疎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義

近譬堂 藏板

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辯析其精微。如此哉。○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辯析之。天聖賢之與眾人。其于好色好貨。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此即公劉太王與民其欲之事也。縱欲而私于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即齊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玉絕世之相反。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于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峯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

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蔡虛齋曰。亦無事定據證。然以太王之德。必能如此無疑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於洛。○按。來朝。只作明朝說。若以走馬而來。來字為倒裝。文法。恐反不順。○只避難時。小民皆保聚其室。家不至離散。失所。便是無怨無曠。非于此時另為之完聚一番也。詩中本無此意。孟子因聿來胥字而必爰及姜女。則自完其室家。未有不使人人得完其室家者。故特補此二句。以見其同民細看。當是時也。四守甚有味。與上句有然後字一樣。蓋當流離播遷之時。宜保聚民之室家者。為何如。齊王之好色。心志蠱惑。用度奢侈。則小民將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

矣安得無怨無曠此正天理人欲相敵頭處學者最要於此認得實落

視按時解謂公劉遷豳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大王遷岐正流離播遷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說得甚好但孟子因齊王以好貨色為疾而引公

劉太王之詩以動之只取與民同意不暇深論其孰緩孰急也至謂上節兩箇有字即所欲與聚下節兩箇無字即所惡勿施愚意亦不如此分民惟恐無積

倉裏糧而必使之有則亦未嘗不是所惡勿施民無怨無曠而必完聚其室家則亦未嘗不是所欲與聚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堯

近譬堂藏板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

○大全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

按託妻子非必寄於其家蒙引云非彼自楚反乃凍餒其妻子蓋反之日始知凍餒其妻子也觀凍餒

句則託之者亦託其給衣食之資耳不能治士非鄉士遂士之刑罰失宜也士師治之自失刑罰之宜

故當罷去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異大全虞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說，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峯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辨**按註只云憚於自責，取于下問未嘗言王有慚愧之意，而顧左右以釋其愧也。蓋顧左右言他，只是亂孟子之說，如不聽者然。時解謂四境之內不治，正左右為之蔽，故顧左右以釋其愧。如此則不當又言他矣。沈無回謂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慙，而游移他之矣。此看得甚好。○雙峯看自責亦太淺了。若其能自責，豈但曰此則寡人之罪而已哉。當將往日所行之政，一一追悔更革，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早

近譬堂藏板

其所以四境不治者，而請教孟子之，所以能治四境者，總自責便能下問，即因孔距心之問而自責其實亦只面謝過而已。既恥下問，即非真自責。○細玩王曰棄之，王曰已之，兩曰字不可點斷，作句大意當云孟子問負託之友當如何，而王則曰棄之矣。再問不治士之，士師當如何，而王則曰已之矣。及問四境之內不治，當如何，而王則顧左右而言他矣。三句三箇王字，排並列，冷便住，全嘆王之不足有為也。蓋孟子一書，寔係孟子自作，故得意多在言外。○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何，是大概舉以問，王不切定齊王身上為是，若即切齊王於則如何，何似難問，當如何，以處王也。蒙引未是。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國蔡虛齋曰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築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此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

辨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固是王無親臣之故。然其進其亡漫不介意。卽此一點輕忽之心便是不

慎故下以如不得已告之。所謂故國只是可以成得箇故國。非推故國之所由名也。時解非是。昔者今日都是活字。眼非真昨日進而今日亡只是進退之速。不知其亡亦非全不與聞只是不以爲意。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同林次崖曰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爾。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孟子 卷二梁惠下 望 近譬堂 藏板

辨按識字原不容易。若自恃其明。則以為識。而反不識矣。誠以一人之耳目有限。左右大夫之蒙蔽無窮。惟持之以至慎之心。而加之以詳察之道。則以公虛生明。而人才可識矣。下文都是教他識之方。○識不才而舍。則必識真才而用。故下告以進賢之道。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

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附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于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深惠下

望

近譬堂藏板

同呂晚村曰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容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異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

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子于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未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于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

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蔡虛齋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

可苟哉。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着更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

又註曰故不可不慎也。○于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

理矣。**辨**按如不得已一句。已盡進賢之心之道。而又說將

使卑踰尊二句者明其所以不可不謹之故也。集註故不可不謹。故字要着眼。○細玩將使二句有兩層意。蓋就當下而言。賢未進之前。卑也。疏也。今一進之。則將使卑踰乎尊。疏踰乎戚。原非禮之常。則本不得已之事。自當持以如不得已之心。而安可不慎。就日後言。則今日所進之賢。已居尊者親者之地矣。若又不賢。則後又將有踰尊踰戚之事。是非禮之常。原非得已。但此兩層。前而不可以常見。豈可不慎。孟子言下含有此兩層。前一層正意。後一層餘意。集註大概包含蒙引。單貼後一層。非是。輔氏另說。亦不得註中故字。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墨

近譬堂
蕭板

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畧

近譬堂 藏板

可易至于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
 此方見進賢謹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
 舍之進參之于衆而察之于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
 矣賢者必任之無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
 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
 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卽爲
 國家之世臣矣○蔡虛齋曰不進則是退矣故以不
 可者與之平衡論而皆歸于進賢也不可謂退是退
 在位者如此則又有退人如不得已一節了故註云
 如是則于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
 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錢
 吉士曰左右諸大夫未已盡不可聽也但必至國人
 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察
 耳不跟左右諸大夫來然後二字便無着落
 辨 抑註兩未可不但與然後察之然後有分並兩未
 可亦微有分于左右則曰固未可信于諸大夫則曰
 宜若可信固未可信者以左右與人君近與賢人遠
 今何不先來于國人之口不先入於諸大夫之耳而

獨爲左右所知此蔽于私自有大半但或有所聞見
 親切而得其賢亦未可知故亦不遽斷其不足信而
 但曰固未可信也至大夫則上與人君固近而下與
 賢人亦不大相遠且職在進賢而國論皆可採訪今
 大夫而曰諸大夫則未必羣然不肖而專蔽主聰其
 言之可信自有大半但恐其亦爲私所蒙蔽或未可
 知故亦不敢盡斷其爲可信而必曰宜可信也此集
 註用意之細貼也○恐諸大夫之蔽于私是因諸大
 夫之所喜惡而順就之令其不覺則諸大夫爲其所
 欺亦亦蔽于私也若國人之論雖公而猶必察者以
 國人是愚賤無深識遠見故同俗而卽悅特立而卽憎
 也至此亦千百中偶有一二故至此而後察者重國人
 人一箇爲左右所賢一箇爲諸大夫所賢一箇爲國
 人所賢却將左右諸大夫者置之而單察國人之所
 賢者只此一箇人左右未可諸大夫未可直至國
 皆以爲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合朝野上下皆以

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力。如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力矣。此之謂慎。此之謂如不得已。賢一時說，虛齋自是。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同蔡虛齋曰：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為天命有德耶曰：有進便存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議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箇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箇不可殺的在裏許。蓋國人口不可殺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豐

近譬堂藏板

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于四凶非也。蓋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耶。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人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曰：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分明果斷了。

豐大全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于可殺者蓋如舜之于四凶孔之于少正卯天討之施有

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于其間則非天之理矣。

案按本章自說進賢不進則退原是一事故王問何以識不才而舍之。即識真才而用之矣。孟子言如不得已而進真才則亦如不得已而退不才矣。文意兩面相映至用刑亦是最不可不慎之事。故亦帶說。註非獨至于字甚明。南軒在退不才中說可殺者自不

可從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母

意大全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

也則進賢亦必曰國人之進之退不賢亦必曰國人之退

之也則進賢亦必曰國人之進之退不賢亦必曰國人之退

好惡故可為民之父母○論文意只是以民之好惡為

母直應章首故國○如此然後可為不如此則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異

近譬堂藏板

旨固在進賢却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問便放桀伐紂不待問而知其有矣而又以有諸為

其君如時講謂齊宣有無周之心也古來臣弑君者

各無上之誅矣而湯武行之反以為聖人則是大惡之

緊貼湯武
身上說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彞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畢

近譬堂 藏板

語類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于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于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籠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如何方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子言賊仁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害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同 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

之殊然仁義皆根于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雲峯胡氏曰無孟子

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蔡虛齋曰：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大振天生斯民而立之君者，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皇極主也。今既賊仁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為君者耳。故湯武之兵謂之為天下除殘賊，不謂之弑君也。○王觀濤曰：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彘倫被他破敗也。

異新安陳氏曰：紂罪浮于桀，故下文單言紂。

按惟臣弑其君一問，是就湯武問其何為獨可。故孟子明其桀紂之殘賊，在亦當討而湯武放伐，但為除賊取殘，不謂之弑君也。若齊王存無周之心，將借湯武為口實，而孟子猶以未聞弑君為言，則適以破其篡弑之罪矣。豈可乎？○戰國時即行仁義，誅殘暴，亦必自討鄰國之無道始。如湯之自葛載而十一征也，何至從周家起手而妄誣齊宣乎？○桀紂皆殘賊，偶舉紂為言，則桀亦可知無紂罪浮于桀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異

近譬堂藏板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圖蔡虛齋曰：前段是譏其不任賢，下段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視國家為何如？是愛國不知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呼應。○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先儒謂任賢不如任匠，非是。不如任匠，乃是不如任木也。○夫人幼而學之，此孟子之所謂學也。故曰所學者大也。亦緣上文求大木字照。

出。

辨。擿有大木則能勝巨室之任。有大賢則能勝國家之任。即以夫木譬賢。不必又以工師譬賢。而以大木譬賢者之所學。○幼而學之。言自幼便學。是所學之失也。非指幼時所學。壯而欲行之。欲字中舍兩意。幼而學。壯必欲行其所學。便是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失字。看也。幼而學。至壯亦只欲行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變。此對下姑舍汝所學之舍字。看也。○則何如。直作怪異之辭。太徑露。少含蓄。只作詰問商量之辭。正。奴與下節。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句。拈撮。嘆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冕

近譬堂藏板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孔孟終身而不

遇。蓋以此耳。

語。擬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嘆。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

異雙峯饒氏曰兩個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
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新安陳氏曰前
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
賢者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
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蔡虛
齋曰萬鑑言其價值之小也則萬鑑子猶以為小乎
曰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
萬鑑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為齊王言也○舊說玉人
至于治國家字而合愛國之猶賢人自有治國家之
法不用人君教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
琢玉哉此雖說得教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
晦了蓋此教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
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
愛玉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辛

近譬堂藏板

而不使賢人治之何也大意只如此今必以璞玉所
值之少尙知愛之立說則上節巨室亦可謂其所成
之小而不可不必勝任乎且以雖萬鑑為少與必使語
氣亦詭不順○兩節中分明都下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一句則責其不能任賢可知况上節從為巨室說
起何嘗不從治國家來此節收歸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則亦何嘗不責重在此節收歸何以異於教玉
明下狗私欲而不任賢則愛國家不如愛玉自饒雙
峯以任賢愛國支離分對而近世皆踵其陋矣須是
一意連貫參差相應○齊王好臣其所教而不奸臣
其所受教既曰舍女所學而從我便是教賢者以治
國矣故語類即作教誨說正妙虛齋謂晦了愛國不
如愛玉意愚謂此意原不重愛國
只在任賢而不可枉其所學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史記燕世家燕王嘗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堯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子三年國大亂百姓惘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惘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二梁惠下

至

近譬堂藏板

云孟子謂齊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真勸齊伐燕矣尤與孟子言行背馳斷不足信○朱子亦嘗疑伐燕為湣王時事蓋因紀年處不符耳愚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尙不足信而反信後世傳聞之史記可乎至疑門人為孟子議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圖大全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平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存矜

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按齊廷豈有倡一勿取之說者。勝燕之後沈同陳賈輩都是阿諛承旨。見當取之耳。齊王以勿取與取之對舉。分明乖角。口吻欲探孟子何如耳。且看下文已明。下取之何如。則兩或謂語平意。倒早是以下一箇取之。駁上一箇勿取。並非對說也。○既勝燕却不自誇人力。反擡出天字來。壓倒人力。自作此退步語。非欲壓倒人力也。正欲假天壓倒孟子。使再不駁道箇勿取耳。何如雖虛取之。却實。故雖有孟子不悅勿取與亦運而已之論。終必取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垂

近譬堂藏板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華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任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

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陪衝以伐崇嘽此見
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
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
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何無飲我泉我泉
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犬段施張了已
日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
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
帝則而天下歸之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
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
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
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誰當得文王之專惟孟子
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

附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
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欲而止武王見商
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張彦陵曰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
之意也引文武只做箇証驗不必深爲別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壹

近譬堂藏板

興楊鞭亥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天與之也三分
有二是人與之也而不取所以爲至德豈謂取之不
取而不取哉况文王之得民豈淺於武王其爲取之
而悅一也取之悅而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而
猶謂商民不悅而不取取豈可易言哉
按兩段雖平列然齊王原有取之何如一句孟子
取之而燕民悅取之而燕民不悅分明拈取之則
字說下特以民悅民不悅作轉閱故又以則取之則
不取並立在這裏以轉注不取半邊也他處則字俱
有斷然意思無可挪移此處兩則字對換取勿取正
是活字眼見如此便取如此便不取勿得執定取之
也卽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文王是也已脫却
燕民悅燕民不悅半截只拈取之則勿取兩則字
說下指點虛活非真以文王取之而民不悅乃不取
也楊說謂文王與武王同一取而悅但文王自不取
此却與孟子本文相均蓋非文王之得民淺於武王
自是時候逼撥來到武王方可取取文王三分有二

畢竟有一分不狃了總之不是聖人有取勿取之心時至事起順其自然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太全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

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

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

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

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蔡虛齋曰按

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畜

近譬堂藏板

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以窺見其有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駢其宗廟遷其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爲暴虐之若字若作如似之如則上文當有語况上文避水火也皆未有如字而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是作若字用

○按齊王有何仁政風聲先及燕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哉觀史記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因而赴之以破燕則簞食壺漿亦燕人自爲內應耳

○亦運而已矣則取之何益此孟子打案後壁以教齊王勿取矣觀如水益深二句已窺見齊王底裏而

深致嘆息之辭講家謂孟子也不勸他取也不勸他

勿取只教他順民心者徒知有上節而不知有下節也觀下節則知上節始緩其詞而後

下節乃危悚其論進言之法如此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國大全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呂晚村曰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生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
按呂說甚妙宣王口中若說諸侯謀救燕則舍置燕國便是待之之策矣今只說諸侯多謀伐寡人則是硬將寡人搪塞見與諸侯絕不相干彼自妬寡人嫉寡人耳而護借救燕之名並護惜此已取之燕不忍舍置已分明言外矣○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指征葛以後說若平日之仁政祇能行於國中不能為於天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壹

近瞻堂藏板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

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林次崖曰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至民大悅是孟子解書意後我后兩句。又是引書語以證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是求至而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既至而慰民之望。

○大全趙氏惠曰爾雅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蔡虛齋曰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望霓處不好說不要說是見霓而知其不雨也須要說是望看是霓與不是霓猶未實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差之毫釐便失其肯而與大旱之望雲雨者異意矣宜細酌之。

○樹湯之為政於天下吃緊是天下信之。一句平日本國之仁政必有傳聞於鄰國者蓋其大公無我之心自有服得人處若單靠臨時要天下信我也難響應當時齊宣即倍地而行仁政吾恐即不畏人要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奚

近譬堂藏板

湯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也未必○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兩望字正一般不必太分別謂望之為想望而望雲霓為看望也纔想想望於心自然看望於外何用分兩層○虹見則雨止蓋天地之淫氣而雨雅謂出地之正氣恐亦難據即淫氣亦只是淫邪不和之氣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虹見雨止自于天地之和民若大旱望雨正恐霓見而雨不來也凡大旱之時多有不雨而虹見者或以他處微雨而虹已見者故作望湯師之來而又恐不來之象趙氏蔡氏皆為拘泥。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地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同蔡虛齋曰：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下倣此。故云止其重器。○林次崖曰：今燕虐其民，簡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反。方是今燕虐其民，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與商民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無以異也。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與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者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畏猶忌也。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毛

近譬堂藏板

之強。天下固畏之，第無費可乘爾。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費，而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異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作設說。

辨揆若字分明是活字。眼蓋齊師此時尚在燕，料皆擄掠老少奪其宗器之事，則殺係毀遷將必有之。故云云。蓋此時方取燕而未定，故下有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之言，若旄倪已殺重器已遷，無可反。無可止矣。○固畏固字指乎。曰言平日素畏，則皆存忌之心。而圖之之意是兵本自欲動，而不敢輕動耳。今又

倍地而不行仁政，則天下之兵要動而王適挑他動耳。○總之孟子只時時勸齊宣行仁政耳。非謂此時

行仁政便如湯之無敵於天下，但自此行起，亦可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庶可不以千里而畏人耳。蓋齊宣自欠天下信之前，一截實政在。注云齊可

為政於天下矣，可字中有分寸，不得執湯以概齊。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
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朱子莫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夷

近營堂藏板

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尹民非富天下之為則
可逆止諸侯之兵矣○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
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
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
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
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林次崖曰王速出令
條是為齊王畫策正答其無以待之之間○置君而
去之策孟子當時雖是為齊王止諸侯之兵而畫其
邊遼理亦只是如此燕乃召公之後先王封國如何
可滅其時七國皆強秦楚尤大豈肯甘心要燕之致
亂只是燕贈子之齊人伐之只當定其亂取其亂者
誅之別立君而去之使不致諸侯之兵道理亦不遇
如此孟子上章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兩節分明是
知燕人不與教之取決於此雖不明言其不可而不
可之意寔在言表也蒙引勸以行王政亦可取之
言恐未必然小註饒氏說是○呂晚村曰此節原是
正著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
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按雙峯說最是齊不行仁政不是。豈倍前心先自不是了。虛齋謂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齊君可取。此說大謬。取之而燕民不悅。自是勿取。豈到說地後行仁政以挽回之。此一謬也。况齊之取燕。豈非毀遷與湯之誅君弔民天懸地隔陸稼書反取燕。豈無之說謂湯伐桀而有天下。豈不是滅其國。愚謂劫刃無敵於天下。之後事勢大定。然後欲擇賢者立之。所以爲生民主天下。俱推湯方有天下。豈是到一國滅一國自利其所有乎。此又一謬也。斷以存疑爲正。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未可盡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堯

近譬堂藏板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國蔡虛齋曰民疾視其長上若宥之而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澆風。顧麟士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關按不曰鄒與魯戰。而曰鄒與魯閔。蓋魯大而鄒小。或者衆寡不敵。故不成戰。但其鬪之聲聞然而已。且不曰魯與鄒。而曰鄒與魯。則先之者鄒也。○民莫之死之字。指有司時解。謂非無一人死於戰者。但不爲救。有司而死耳。其說良是。觀下得反之也。與斯民親其上。死其長句。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只就當下說。見其有可誅之罪。並謝有司亦後一層。至恐後日習此澆風。尤屬餘意。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同張彥陵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底。不知民也是君底。○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于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疫。穆公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同莫告之罪。正是出爾反爾處。

辨接莫告之罪。固在有司。而倉廩府庫之充實者則君也。君亦豈得坐視而以爲不知。故註以上慢上字。兼君及有司說。○不但曰上殘下。而必曰慢而殘下者。以有司親民。豈有不知。豈遽曰我必不告。有多少。假慈悲。真展脫。在此有司之慢也。君當凶年。飢歲。小民流離餓莩。亦無不知不見之理。况鄒國甚小。尤易覺察。特置之不問。便是君之慢處也。○有出必有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二梁惠下

本

近譬堂藏板

出是一箇反。又是一箇。似尙隔却一層。管子妙在下。兩箇爾字。出爾即反爾。使人猛地驚醒。今而後三字。固重吃緊。尤在得字。得反者慶之之詞也。若無得字。則今而後祇成惜之之詞矣。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

誤哉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同何敢死之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蔡虛齋曰上字仍上註謂君及有司但長字專指有司死其長言不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一說此條長上二字皆指有司謂合大註愚謂如此則民無事之時只親戴有司都不親戴其君耶○或以長字亦兼人君非也
異張彦陵曰斯字承接有九長上二字蒙上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
辨按本文只是凶年飢歲不卹民之死也註不但曰君不仁而曰求富不但曰有司不知卹民而曰知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空

近譬堂 蕪板

斂以倉廩府庫之充實知之也若非重斂求富則什取其一凶年餘三小民可以自備凶荒人君亦必量入為出凶年殺禮烏有民獨貧而君獨富至此者乎○時解都因前有疾視長上句故以此長上專指有司不知此節緊脈是君行仁政孟子恐人單以長上屬君脫却前文之脈故中補出有司來其實君行仁政有司却愛其民因君之愛民而後愛之也豈有民愛有司而不愛其君者乎平日自是親君與有司臨難自是為有司赴難宜從虛齋說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同徐徹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修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辨按滕若力能兼事也不問了可以擇一而事也不

問了惟小國故不能兼。惟閒故不能擇。於不能擇。要擇一以事。非有善策。只是無謀耳。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大。全。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室 近譬堂 藏板

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雲峯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蔡虛齋曰。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效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是說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孟子正恐二國之不足恃。而反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策。○愚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旦夕之無事。而特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南軒謂。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還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為法。

吳呂晚村曰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帑只將事齊事楚者為之已足

辨按是謀二字當作頓言如此之謀則非我所能及矣故下為之另畫一策蓋饒倖苟免原不可以為謀

非孟子不知量齊楚遠近強弱之形也○與民守之

是故平曰無事自當固守效死而民弗去是說歸變

故又能上下同心以死社稷為義效死弗去亦不限

定要是事之必濟○虛齋謂論道理十全處齊楚還

據非是事之必濟○虛齋謂論道理十全處齊楚還

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為法此說極有理若廢了事大

之禮而徒固城池以自守恐仁政一時難得民心而

大國之加兵已至徒速之亡耳但文公所謂事者是不

要棄一邊以立國蓋自家根本之地先要立得定內

單靠事大以立國蓋自家根本之地先要立得定內

以愛其民固其國至大國却只以禮事之禮所當盡

不敢不恭禮所不當拆之以義而不輕徇其欲則

既不憂慄賦之難支又不效死而民弗去此正孟子所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奎

近譬堂 藏板

則是可為者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

恐也

圖大全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篇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寡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惟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知慧不如陳轅雖有磁基不如此時此之謂也

同大全趙氏意曰周自后稷生于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矣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於豳詩篤公劉即遷豳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邰遷岐縣詩所言是也沮漆在關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邰在岐山之北則自邰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澗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啻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畝

近譬堂藏板

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比遷之圖

辨按此章人皆謂引滕文遷國圖存效太王之事愚謂只重引他為善以俟天耳此節甚重不得已句見太王居邰時亦嘗被狄人之侵至不得已而遷國與勝今日懼齊人之侵者勢正相同但太王為善則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今滕不能奈齊何但當為善耳看下一節絕不找到要文公遷國便可見矣朱子總註但當竭力於所當為亦不指定遷國圖存說當細味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

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
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倖於所難必。

附大全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
哉。彊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福。亦豈望報乎。
同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
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
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
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
之實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徼倖。大
凡徼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覬夫意外之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奎

近譬堂藏板

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徼倖
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
徼倖其在天者。○呂晚村曰。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
自不同。為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
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為善可繼
與後世必王之實也。

附蔡虛齋曰。太王之為善。避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
其人民。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
後。此是太王之為善處。孟子令文公強為善者。意蓋
亦欲其如此方續得上文。太王遷岐云。斷是如此。
附按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據太王之事。
而言。非謂凡人為善。子孫必王也。君子創業垂統。三
句。又是大槪論其理。故註用然字。一轉。君如彼何哉。
善意。若夫成功則天。便是後世子孫必有王意。創業
垂統。為可繼。便是竭力於其所當為。若夫成功則天。
便是不可徼倖於所難必。○時解有謂為善在遷國。
之後者。固非。虛齋謂為善。卽指遷國者。尤謬。遷國如

何當得爲善然則疆爲善
乃勉疆遷國矣有是理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人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奕

近譬堂
藏板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
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
太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
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
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
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
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
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界大國之間無河
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
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蔡虛齋
曰依韓文公岐山操曰伊岐有阻我往獨處爾莫予
追毋思我悲云云觀之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爲自有人來君之不是命以從己之詞也○夫民非

后何戴后非眾周與守邦而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
何哉故曰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于
亡此可見矣其父忍以其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秋人哉
如不能釋乎太老而告之何與之矣而乃偽為是辭
以動之乎古者君民一心况太王之於人直以父
子親戚然明告以去邪圖存之意昔嫌乎但亦非強
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心看之伏前此公劉之遷
則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都是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
獨往耶情理俱碍下句不云乎我將去之便是有君
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敵反成無君矣○
呂晚村曰去邪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
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
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
難要滕君效死又不是
陸稼書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與民訣別
之言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引淺說翼註則又似太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奎

近譬堂藏板

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
留伏王固不欲去之亦不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
辨按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之下緊接我將去之則余
明是以去之為有君矣安得謂其為強民而以委民
於狄為忠厚乎蒙引之說最明即南軒謂不敢必民
之歸而強之從是就大王語氣不迫而言非以委民
於狄為不強其從也况遷國本以全民非以棄民今
以何患無君使之勉事狄人而以我將去之為子身
以往其將何以立國乎愚意去則有君自是正理但
不直令其從遷而曰何患日我將則其忠厚不迫尤
無強之之意所以為仁人之仁人則其言也稼書兼
用兩說而分之謂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則又騎牆兼
見矣○時解以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愚意
重平日仁政深入乎人心臨時仁言轉不重蓋小民
原非一時之言便能感動得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同大。全。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趙。氏。憲。曰。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呂。晚。村。曰。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為。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為。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奕

近譬堂藏板

異陸稼書曰。儒者多說勝無可遷處。只以守死為正。然如此說。焉知當時無可遷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硬否。雖區區蕞爾。豈無別邑。**按**勝。按。勝。若。僅。於。區。區。蕞。爾。之。中。講。遷。則。五。十。里。之。形。勝。有。限。安。在。舊。都。必。亡。而。新。邑。可。保。乎。况。僅。為。勝。邑。則。亦。不。失。世。守。而。何。以。謂。非。身。所。能。為。耶。總。因。戰。國。時。無。地。可。遷。而。又。曲。為。之。說。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語類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懲焉之意。蓋勝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 梁惠下

充

近譬堂藏板

能得用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彊。可以有爲。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附 大全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

同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雅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爲。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辨 按朱子之意。亦只是教滕文公效死是正意。楊氏謂始告之以效死。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看來只因二策之外。更無別策。故又兼舉而令其自擇。况或曰。一節分明就上轉一步說。則重勉其

效死無疑矣。○學曾問朱子既謂對權字須者用經字而集註不改義為經何也曰朱子未及改亦不可知但愚意義字自好蓋權雖亦是義却是義之應變處守正俟死則義之正耳若經則一定不易今却有大王遷國一說可以對舉則便非一定不易之經矣故只曰義不必曰經。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羊

近譬堂藏板

語類魯平公極是箇衰弱病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借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呂晚村曰凡昏庸之於嬖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嬖人所以盡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

辨蔡虛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為如字為此輕身匹夫之事

辨捌時解謂將出二字便開倅人窺伺之門愚意首一句魯平公將出當連嬖人臧倉者請曰句看言其將出之持而嬖人請問以沮其行也若以此將字為平公罪案豈人君而無將出之時耶若將見孟子之將字出自平公之口則謂其語氣甚慢原無見賢之誠自可耳○何哉是驚怪之辭所為輕身以先於匹

夫者蒙引作君爲此輕身匹夫之事語氣太直了。屬
意所爲以爲緊相呼應蓋君原不當輕身於匹夫是
一層意輕身以先匹夫原爲其賢是一層意今君所
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又是一層意何哉
二字直貫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句佳○說一箇禮
義由賢者分明不以禮義自居矣不是將禮義拱手
讓入正是滅視此禮義自不屑耳亦分明不以賢者
自任矣亦不是將賢者推尊他人正是責備此賢者
誘說不去耳由字出字要把禮義賢者貼合做一箇
慢侮禮義已是不尊重賢者責備賢者又不得稍離
禮義總要使他後喪踰前喪之事展脫不得耳
頑按見孟子當初亦是爲樂正子言語那動盡說做
一味情面語似爲魯平抱屈然滅舍無見之言方出
而魯平之諾聲已隨滅舍後喪踰前喪之說未詳而
魯平衣衾棺槨之解甚透故看破他見之之情甚假
而將見之聲口甚慢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
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喪亦是一人以此見
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爲姓○五鼎是大夫
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蔡虛
齋曰樂正子亦善說詞意謂其厚於母者時爲大夫
也非固獨致其厚於母也其不得厚於父者時方爲
士也非固儉於其父也所以破後喪踰前喪之說故
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美字應踰字蓋以

棺槨衣衾人人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致。固不拘其爲士爲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實不如後。喪也。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言時乎喪。父棺槨衣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猶貧也。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及時乎喪母。則所謂得之爲有財者也。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

辨按時解。俱以前以士。後以大夫二句。且虛下三鼎五鼎。乃言其踰之實。愚意前以士二句。雖虛。却該得廣語氣。如云。前以士之喪禮待父。後以大夫之喪禮待母。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又就喪禮中特舉祭之一條。以談難平。公蓋葬用死者之爵。孟子之後。喪前喪自未必大異。惟祭用生者之祿。或見其踰焉耳。鹿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爲言。玩一與字。樂正原未嘗指實。正要逼出他棺槨衣衾之說。而以貧富不同抗之耳。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二梁惠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范氏曰。在孟子

可以言天。在曾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于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
論語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舜、八、姒賢而間毀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
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異蔡虛齋曰：謂氣數未亨。吾道當窮。故平公將行而有臧倉之沮也。沮之言雖出臧倉之口。然要其所以減倉亦胡為而有是沮也。蓋皆氣數之為。不但孟子之出處制于天。而臧倉之一沮亦受命于天者也。彼何能為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二梁惠下

重

近譬堂藏板

辨按所以行所以止。謂其中有天命。則可謂孟子之出處制於天。而臧倉之沮亦受命於天。則不可。如虛齋說。則小人讒害賢良。皆可謂奉天命而行事矣。行或使之止。或泥之。兩或字甚活。見或有使之。有尼之者。更有許多使之。而不能行。尼之而不能止者。又何嘗不是天命所在。焉能使予不遇。分明抹倒臧倉不得沾滯。

而問選之。孟子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

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

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異蔡虛齋曰：謂氣數未亨。吾道當窮。故平公將行而有臧倉之沮也。沮之言雖出臧倉之口。然要其所以減倉亦胡為而有是沮也。蓋皆氣數之為。不但孟子之出處制于天。而臧倉之一沮亦受命于天者也。彼何能為哉。

